

皇甫規撰



皇甫司農集  
鄭蔡中郎文集  
農集附蔡中郎集  
外傳

60393

皇甫司農集

皇甫規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皇甫司農集（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一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 皇甫司農集

## 漢書本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轉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云：「云時帝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云：『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患平滅。嘉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云：「云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竝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演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云云.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悊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視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闈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替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云云.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晏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憲禁.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云云.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云云.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城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于祿見賢則委位.故于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宜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 皇甫司農集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四川屏山縣事張澍纂集

## 上順帝求自効疏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撫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禱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後漢書

## 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焉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并竭上下窮蹙臣在關西

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謹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拂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佈懷失守，言不盡心。後漢上書

上書自奮討零吾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顧之清猛，中郎將宗賚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大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用

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書後漢

自訟疏

四年之秋戎醜蠭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鶩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薄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材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寶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書後漢

薦中郎將張奐自代疏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書後漢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後漢書

永康元年對策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蓄祿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當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緼趙典尹勤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隱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簪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後漢書

謝趙壹書

澍按後漢書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書謝過壹報之遂去不顧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惑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且外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後漢書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鮀魚一雙服厚尊覲榮施其弘載文類聚  
太平御覽

與馬融書

謹遣掾吏許尚奉書裁上絮被一雙機一量以通微意北堂書鈔  
意一作忱

女師篇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於蠱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玄紩是閑穆穆夫人爰採絜彝師禮莫遠而神罔時怨闊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嬌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咨爾庶妃鑾輶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繁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初學記

與張奐書

從兄祕書它何動靜太平御覽

附錄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曠歷年茲多旅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驟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苗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徇徇

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鄒次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覲永以自慰後漢書

薦皇甫規疏

蔡邕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溫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爲皇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攬討卽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貧弱青兗之郊迄用康艾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塵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慤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忘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污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臯當萬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蔡中郎集

# 皇甫事蹟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屨出迎。授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楊震傳。楊秉上書乞檻車徵濟陰太守單匡等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坐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

陶潛羣輔錄引魏文帝二十四賢狀云。規少有歧嶷正直之節。對策指刺黃門。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敦樂詩書。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後漢書列女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耕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

頭縣輓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後漢書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邊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竟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訕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勦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轄轄、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厩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

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鷗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晝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懃，或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千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勤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

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莫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推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歟？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振風電，叱咤可以興雷霆，赫然奮發，因危抵穠，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勸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踏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旣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起兵，城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會逆章、韓遂作亂，圍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

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吾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圖志以殲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尤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

曰漢室微弱閩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率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旣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末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自不知耳卓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遺志但燕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